政治、历史与娱乐:作为现代文学景观的“清宫词”

潘 静 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庚子事变后,胡延《长安宫词》、文廷式《拟古宫词》、陶衰《光绪宫词》三种歌咏晚清宫廷轶事的宫词作品诞生,展现了非常时期的政治书写。由此,清代二百多年的宫词书写对象出现了由“历代”向本朝乃至当代的转变。清室逊政后,清遗民、革命派、鸳蝴派等群体的诗人、作家纷纷秉笔,形成了清宫词创作的热潮。因场域的变化,相关作品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史学倾向、史学意图,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娱乐功能,同大量的笔记、回忆录一样,汇聚到清代野史热浪潮中,深受出版商、杂志及读者的青睐。政治、历史、娱乐或商业因素的交融以及清宫世界的光怪陆离,形成了旧秩序解体之际独特的现代文学景观。

关键词: 清宫词;野史;出版业;通俗化;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6)04-0105-12

唐代王建开创了组诗或联章性质的宫词传统。五代、北宋以降,代有承袭。这些宫词的书写对象,大多为作者所经历或听闻的本朝宫廷生活。清代的宫词创作更为繁荣,远逾历代,但书写对象大抵限于明以前各朝,直到庚子事变爆发,才出现了胡延《长安宫词》、文廷式《拟古宫词》、陶衰《光绪宫词》三种“清宫词”组诗。三组清宫词的动机、旨趣不尽相同,但都与清季尤其是庚子事变前后的政局相关。清室逊政后,社会上更一度出现清宫词创作热潮。创作者不仅有清遗民群体,还有革命派、鸳蝴派等作家群体。清宫词作品既有史学追求,又有娱乐功能,受到出版商、杂志及读者的青睐。因此清宫词作品内、外,政治、历史、娱乐或商业等多种因素相交融。“宫词”作为古已有之的亚文类,它在清季民国展现出的独特文学景观,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近现代文学的场域、理路与生机。

一、从“历代”转向“当代”:光绪末“清宫词”的兴起与政治书写

唐代王建《宫词》流传以后,后蜀花蕊夫人、北宋王珪继之而起,各有创作,宋人合辑为《三家宫词》刊刻行世。这意味着,宋人对组诗性质的宫词已有较为明确的“文类自觉”。这类宫词一般由数十首乃至上百首七言绝句组成,歌咏帝王嫔妃的宫廷生活,旁及相关的掌故、建筑、礼俗等。唐宋元明的宫词基本都是描写本朝宫禁,绝少例外①。清代的宫词创作更为兴盛,作者、作品数量远逾历代,然而,主题大抵聚焦于明以前各朝,可谓之“古宫词”。这些古宫词约略可分两类。一类为通代古宫词,如张鉴《冬青馆古宫词》、史梦兰《全史宫词》、冯登瀛《历代宫词》,囊括的朝代分别为春秋吴越至明代、传说中的黄帝

收稿日期:2024-12-30
作者简介:潘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据当代学者研究,宋白《宋文安公宫词》有 35 首是咏唐代的唐玄宗及马嵬兵变,其余则是写宋代宫廷。参见王辉斌:《宋徽宗与宋代宫词创作》,《南都学坛》2010 年第 2 期,第 63—69 页。

时期至明代、“自秦汉迄明季”①。另一类为断代古宫词,专咏东周、汉、魏、十六国、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或明等朝宫禁生活。断代古宫词,以明宫词最多,有十三种。这不难理解。惊人的是《十国宫词》也有九种,吴阆、吴省兰、孟彬、何世英、秦云、袁学澜、庄师洛、蒋如洵、孙海九人的作品加起来有二十三卷。这或许与清代考据学、史学的发达密切相关。

清人的宫词创作罕涉本朝,显与宫词传统相悖。诚然,张煌言《建夷宫词》是咏清宫的,但张煌言是抗清志士,《建夷宫词》对风闻的清宫秽史加以揭露,原在情理之中②。至于李天馥《古宫词一百二十首》,传为董鄂妃而作,但或许正如邓之诚先生猜测的,“后来因有避忌,宫词遂未入集”③,以至传本寥寥④,到今天还要研究者费心笺释,才能稍具眉目。另外,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发现的孔尚任《续古宫词》孤本⑤,有研究者猜测是咏清代宫廷生活的⑥,但没有确切依据。从标题、风格的谱系看它更可能是咏明代宫廷生活的⑦,从内容看或是孔尚任怀才不偶的托意之作⑧。清人宫词里本朝的“缺席”,不为无故。清前中期文字狱的残酷程度远超历代,一般文士自不敢越雷池半步。道光间王培荀《宫词》组诗是咏“本朝”的,但正如自序所言,“第以宫词标目,歌咏圣德”“与前代叙述宫禁事者不同”⑨。从具体文本看,这组《宫词》只是歌咏清代诸帝的圣德与佳话,不涉及任何宫禁生活与秘闻。衡之宫词传统,它几乎不能算是“宫词”。民国初年,日本人久保得二总结道:“清国盛时,文字之狱数起,故未闻有作宫词者也。”⑩差不多同一时间,吴士鉴创作《清宫词》,亦谓“自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夏二百六十八年,宫闱逸事,禁闼琐闻,人世流传,视昔为尠。推原其故,有三难焉”,其中第一难便是:“康、乾以来,文字之狱酷于往代,海内学子不谈国故,惟究心于考据、训诂、音韵之学,以免祸机。”⑪郭则沄也猜测清代即便有人创作本朝宫词,恐怕也“或乍成旋弃,终韬元圃之辉。或简语不详,惧蹈青邱之谤”⑫。这些论述,颇为符合事理。

清代宫词创作的转折点出现在光绪末。甲午战争以后,海内人心思变,相继有百日维新、庚子事变等大事发生。庚子事变影响尤巨,一方面军事、政治上“内轻外重”的格局加剧,一方面全国上下确立了“新政”共识。清廷对朝野的掌控力有所下降。这一时期诞生了三种清宫词,即胡延《长安宫词》、文廷式《拟古宫词》与陶衰《光绪宫词》。其中,胡延《长安宫词》与道光间王培荀《宫词》类似,“纪恩遇之事为多”⑬。慈禧、光绪出逃北京后,驻跸西安,其时胡延“因乱回秦”⑭,被慈禧相继委任为西安知府、行在支应局提调。借助职官的便利,《长安宫词》记录了很多慈禧、光绪的行宫生活,也包括他们的“圣德”。比如“慈宁俭德几人传”一首自注云:“两宫力崇节俭,宫中布地,用极薄旧毡。延等入内,欲易以新者,

---

① 石希颜:《石序》,冯登瀛《历代宫词》卷首,民国铅印本,序第 1a 页。

② 张煌言:《建夷宫词》,《张苍水全集》,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 页。

③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55 页。

④ 此书有康熙四年刻本,现在仅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有藏,邓小军《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笺证》(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判断此本为海内外孤本。

⑤ 参见俞国林:《孔尚任〈续古宫词〉考证》,《文学遗产》2007 年第 6 期,第 46 页。

⑥ 参见高志忠:《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28 页。

⑦ 参见丘良任:《孔尚任著作的重要发现——论〈续古宫词〉与〈拟古宫词〉》,《文学遗产》1993 年第 3 期,第 97 页。

⑧ 参见胡静:《孔尚任〈续古宫词〉百首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 年第 3 期,第 36—40 页。

⑨ 王培荀:《寓蜀草》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 152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24 页。

⑩ 久保得二:《秋碧吟庐诗钞》卷一,日本大正六年至昭和二年(1917—1927)声教社铅印本,第 7b 页。

⑪ 吴士鉴:《清宫词自序》,石继昌点校:《清宫词》,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 页。

⑫ 《郭则沄序》,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1 页。

⑬ 颜缉祜:《汴京宫词》,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102 页。

⑭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陈夔龙、胡思敬:《梦蕉亭杂记 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34 页。

慈圣不许。寝宫门槅玻璃破,命以红纸翦如钱式,连缀黏之。”①有证据显示,胡延曾持以积极分赠师友②。《长安宫词》先后有 1902 年刻本、1904 年成都图书局活字本行世,或许就因作者本人的需求量大。

与胡延作品不同,文廷式《拟古宫词》、陶裒《光绪宫词》都以记录晚清宫禁秘闻为主,涉及“秘史”甚多。文廷式留下的不同稿本显示,《拟古宫词》从未完成正式编排,1929 年叶恭绰编刻《文道希先生遗诗》,收录 24 首,并非全本③。现在重新收辑、考订,知《拟古宫词》有 40 首,并非同一时间所撰。文廷式《南旋日记》五月初九日有这样的记载:

> 大雨竟日。夜伯藏招饮,四更归栈,得拟古宫词一首:新制冰床学水嬉,海龙华服称銮仪。的卢跃过檀溪后,愁绝东风解冻时。④

同月十六日、二十日又各录一首⑤。《旋乡日记》《湘行日记》也迭有载录。三种日记合起来,所录宫词仅 11 首,去 40 首之数尚远。可见《拟古宫词》的创作经历了较长时间。文廷式生前从未公开发表或出版过。1913 年“惟一居士”编纂的《清宫词》收录 10 首,这是第一次正式发表;1915 年《甲寅》杂志又披露 13 首,署“文廷式遗稿”⑥。《拟古宫词》写了不少晚清的宫廷秽史与政治,尤于慈禧有讥刺。比如“金屋当年未筑成,影娥池畔月华生。玉清追著缘何事,亲揽罗衣问小名”一首,夏敬观认为是写光绪帝与皇后那拉氏的事⑦,而“云海无涯象紫宫,昆明池水汉时功。三千犀弩沉潮去,只在瑶台一笑中”一首,王揖唐认为“盖指西后移海军军费筑颐和园事”⑧。文廷式曾将个别宫词写为条屏赠人,称为“列代宫词”⑨。这与他在日记里称为“拟古宫词”一样,都是一弄狡狯,躲避可能的政治风险。因此,尽管清季文网松弛,士人也还不至全无顾忌,文廷式甚至不肯在私密的日记里留下任何自注。

陶裒《光绪宫词》的情况也类似,咏晚清三十年宫廷轶事。1910 年李岳瑞得见此稿,选录十五首,写入《春冰室野乘》,发表于《国风报》。其中一首云:“景运门前晓色开,百官济济早朝回。御医随例听传唤,排日抄将脉案来。”注:“戊戌九月后,上多不豫,隔数日辄以脉案颁示中外。”⑩可谓言简意远,婉而多讽。这样的作品,自然不便高调刊刻。1910 年李岳瑞敢于写入笔记,登诸《国风报》,反映了清廷文网日渐松弛的事实。据李岳瑞自述,他看到的宫词稿本有一百首。按孙雄《诗史阁诗话》云:“陶无梦所为清宫词,凡七十余首,今坊间刊本仅录有十五首耳。”⑪孙雄称“七十余首”,与李岳瑞称百首之数不合。两人似乎都没有凭空臆说的动机,之所以不吻合,或因一人记数有误,或因稿本流传过程中有残毁。孙

---

① 胡延:《长安宫词》,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70 页。

② 参见范当世:《余以江安道胡研孙观察总办江南学堂,欲有所陈,而方为监试,不得见,由何仲纯二尹将意贻我〈兰福堂集〉及〈长安宫词〉,即效其体奉酬四绝句》,《范伯子诗文集》诗集卷十八,马亚中、陈国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27 页。

③ 参见文廷式著、汪叔子编:《文廷式集》第 1 册《拟古宫词(刊本之一)》的编者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385 页。

④ 《文廷式日记四种》,郑逸梅、陈左高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 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7 页。

⑤ 《文廷式日记四种》,郑逸梅、陈左高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 2》,第 448、449 页。

⑥ 文廷式:《拟古宫词》,《甲寅》第 1 卷第 6 期,1915 年。

⑦ 参见夏敬观:《学山诗话》,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 3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3—54 页。

⑧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 3 册,第 463 页。

⑨ 文廷式赠李博孙条屏落款有云:“旧作《列代宫词》,杂录以应博孙三兄同年雅命。”文廷式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第 1 册,第 394 页。

⑩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陶农部宫词”条,《国风报》第 1 卷第 30 期,1910 年。

⑪ 孙雄:《诗史阁诗话》,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 2 册,第 187 页。

雄所谓“坊间刊本”当指“惟一居士”编纂的《清宫词》选集,选录了钞自《春冰室野乘》的陶衮宫词作品十五首。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著录云:“陶衮撰《光绪宫词》□卷。皆于前人撰述中见其名,实未见其书,不知有无传本。”①据此,陶衮《光绪宫词》稿本,民国时就很少有人见过,也许已经亡佚。

清末变局尤其是庚子事变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客观上清廷钳制言论的能力大为削弱,主观上士人也亟思对变局作出记录或回应。清代士人的宫词创作,遂从“历代”转向“当代”,对晚清宫禁秘事予以记述、讥刺。在此过程中,文廷式《拟古宫词》、陶衮《光绪宫词》而外,也有胡延《长安宫词》那类歌功颂德之作。但即便后者也与道光间王培荀《宫词》有异,它对慈禧、光绪行宫私密生活的细致咏述,此前是不可想象的。妙的是,其公开刊刻、积极分赠,又配合了两宫回銮、推行“新政”时的形象重塑与政治宣传。因此,上述三种清宫词都包含非常时期的政治书写。唐宋元明时期的宫词也会涉及朝政,但总体上以帝王嫔妃的日常宫廷生活为主,政治书写并非主旨所在。这显示了清季清宫词的特殊性。

二、“事迹”与“教训”:清宫词的史学倾向

清室逊政后,清宫词创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关作品带有明显的史学倾向或意图。这不是说“政治书写”由此退场,而是说作者的关怀不再是“此时此地”。民国时期清遗民的清宫词作品也会推崇清代的政治、风俗之美,但那是出于眷怀,与胡延《长安宫词》的场域、性质,皆有不同;《长安宫词》近于我们今天说的“政治抒情诗”,是迎合或配合当局的功德赞颂。

现存清宫词作品出自清遗民之手的有 8 种,均作于北洋政府时期,它们分别是吴士鉴《清宫词》、李汝榉《前清宫词百首》、魏程搏《清宫词》、李瀚昌《清季宫词》、高树《金銮琐记》、黄荣康《清宫词本事》、颜缉祜《汴京宫词》、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其中,吴士鉴《清宫词》问世最早、流传最广,自序有云:

> 宫词之作,昉于唐、五代之间,王建、和凝、花蕊夫人其尤著者。大抵摹缋景物, 饰章句,而未必皆有事实之可求。宋时,王、宋、周、张诸家,继有吟咏。降及元、明,作者益夥。康熙间,程氏嗣章撰明宫词,陈氏悰撰天启宫词,同时遗老又有启祯宫词之作,始考诸外纪,访诸稗官,因事纂言,义取法戒,风人之旨、野史之编,其用意盖有进矣。②

吴士鉴认为,王建、和凝、花蕊夫人的宫词,“大抵摹缋景物, 饰章句,而未必皆有事实之可求”,明清之际的明宫词创作才“考诸外纪,访诸稗官,因事纂言,义取法戒”,寓有“风人之旨”,可充“野史之编”。樊增祥给吴士鉴《清宫词》所作题词,有“高吟十二朝中事,左史毛诗合一编”③之句,“左史毛诗”可视为“风人之旨、野史之编”的另一种说法。宫词越发“考诸外纪,访诸稗官”,萌芽于元明,盛于有清,已为学界熟知④。至于“风人之旨”,王建创作《宫词》时是否拿它作为指导,不好论定;对它的格外强调恐怕是后起的。明末毛晋刻《三家宫词》说:“《小星》《鸡鸣》,三百篇之宫词也,著金环而御夕,鸣玉佩以惊晨。其万世彤管之辉耀与!”⑤此说影响很大,清代论者颇有发挥。如朱彝尊《十家宫词序》:“鄱阳洪伋称宫词古无有,至唐人始为之,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写宫壶之情,即谓之宫词也,奚而不可？然则《鸡鸣》,齐之宫词也……”⑥石希颜《历代宫词序》:“诗也者,所为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者也。古诗以

---

①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91 页。
② 吴士鉴:《清宫词》,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1 页。
③ 樊增祥:《题词》,吴士鉴:《清宫词》卷首,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2 页。
④ 元代宫词的征实特点,参见刘嘉伟、严楚乔:《元代宫词文献征实和创作倾向》,《中国韵文学刊》2020 年第 2 期,第 87—93 页。
⑤ 毛晋辑:《三家宫词》,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铅印本,序第 1 页。
⑥ 朱彝尊:《序》,《十家宫词》卷首,北京:中国书店 1990 年版(影印 1933 年刻本《田氏重刊十家宫词》),序第 1b 页。

《关雎》为首,盖以化;德著宫闱、化行江汉,其情真事近,尤易令人感发而兴起焉。后世宫词之作,意或类此。”①皆是其例。不过,朱彝尊、石希颜强调日常“教化”,而吴士鉴《清宫词》成于清室覆亡之初,故他援为典型的是明末清初的“明宫词”创作,特别强调兴亡之际这个背景。约略而言,“风人之旨”偏于历史的道德教训,重在揭示或呈现有清一代的兴亡盛衰之由,“野史之编”偏于历史的事迹捃拾。

吴士鉴的追求或倾向在清遗民群体中颇具代表性。李珍笺注其师魏程搏《清宫词》时评价说,“采取甚富,于有清一代典章制度,如帏灯匣剑,一一能露其端倪,使后世有所劝惩,而非徒宫廷琐屑之为”②,明揭“典章制度”“劝惩”两个层面的意义。黄任恒跋黄荣康《清宫词本事》云:

> 宫词之存于今者,以唐王建、蜀花蕊、宋王珪三家为最著。宫闱琐事,婉转宣传,诗可以兴,端有微旨,宜乎继作者之多也。吾友大荒道人三水黄祝蕖以清代遗民,心长梦短,　触宫史,哀感无端,间缀百篇,用存往迹。吾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知人论世,当有取于斯文。③

“间缀百篇,用存往迹”是说对历史事迹的录存,“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知人论世,当有取于斯文”是说《清宫词本事》提供的道德教训。刘书晋《汴京宫词序》,赞扬颜缉祜“爰北向以摅文,备西巡之掌故。古之伤心人,岂真别有怀抱耶”④,“掌故”当然指庚子、辛丑间作者在西安、开封两处行在所亲历的史事,而“别有怀抱”云云,就其时清室逊政的语境而言,当是痛定思痛之义。李瀚昌《清季宫词》自序云:

> 玩愒残年,披寻稗吏[史]……不揣汶暗,参考昔闻,谨据译书,敷为郢曲。按垂终之甲乙,备杂采于秘辛。既逸豫以贰黎,并奢丽而昭鉴。⑤

“备杂采于秘辛”指记录、保存宫廷史事,“并奢丽而昭鉴”指呈现清季国政留下的殷鉴。关于后者,李瀚昌自跋叙述得更为清晰:“戊申之春,余客京师,游观三贝子花园,见有五足牛、八蹄马,以为不祥……宣统辛亥,余司纠汴梁,十二月二十五日巡抚齐耀琳夜集群僚宣读逊位之诏。喟曰:峻宇雕墙,未或不亡。今海陆军衙门工费,尚可言耶?然则牛祸又验矣。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今以逸豫灭厥德,而黎民咸贰,非其衅与?吾是以流涕太息而为之词也。”⑥除缅怀、哀思外,李瀚昌最重要的动机便是记录、反省晚清史事,所谓“以逸豫灭厥德”。总之,魏程搏、黄荣康、颜缉祜、李瀚昌的创作意图,与吴士鉴相近。

因有较为诚挚、沉痛或严肃的史学追求,清遗民创作清宫词,不满足于简单的罗列旧闻,还强调去伪存真的功夫与价值。王照晚年撰著《方家园杂咏纪事》,声言自己意在破各种传言之“妄”:“《方家园杂咏纪事》成稿后,搁置经年,未付剞劂。(居今而追论昔事,亦觉无谓。)因近日见吴某印行其所著之《慈禧三大功德记》,识见卑陋,满纸皆市井之谰语,颠倒是非。甚至谓恭王奕䜣谋篡,李鸿章卖国于日本,光绪帝让位于康有为,种种怪谬,而人或信之。不得已,刊印此编,以破其妄。考历史者,盍一阅之。”⑦这里提到的“吴某”即吴光耀,其《慈禧三大功德记》五卷,1925 年由成都昌福公司印行。此书对慈禧多有美化,人谓其“间有可采,而大端多谬,于孝钦与德宗之际,恣为不根之语”⑧。王照曾参与百日维新,难以忍受此书的“谰语”,所以才下决心将“搁置经年”的《方家园杂咏纪事》出版。

清宫词作品的史学倾向,不限于清遗民群体。周大烈《清故宫诗一百首》、杨芃棫《清宫词》、夏仁虎《清宫词》等,均有纪实品格。例如夏仁虎曾在北洋政府任职,抗日时期创作《清宫词》二卷,其自序颇致

---

① 石希颜:《石序》,冯登瀛:《历代宫词》卷首,序第 1a 页。
② 李珍:《叙》,魏程搏:《清宫词》卷首,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22 页。
③ 黄荣康:《清宫词本事》,民国二十四年(1925)刻本,第 37b 页。
④ 刘书晋:《汴京宫词序》,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85 页。
⑤ 李瀚昌:《清季宫词》,《南蝉楼诗集》卷七,民国十年(1921)刻本,第 1a 页。
⑥ 李瀚昌:《清季宫词》,《南蝉楼诗集》卷七,第 26a 页。
⑦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162 页。
⑧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太原:三晋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079 页。

憾世人“不观宫史,谀谤胥失其真。未睹皇宬,美刺皆无所据”①,而庆幸于“今则天禄秘文,西京杂记,披露渐广,引证有资”②。“天禄秘文”指清宫大内档案被发现、整理、刊布。夏仁虎庆幸“披露渐广,引证有资”,是因为清末民初出于排满革命需要,社会上盛行各类野史笔记,不免有失实乃至捏造的地方。大内档案而外,他主要取材《清实录》《宫史》及“三通”,“近代野纪,非无瑰闻,吾斯未信,宁从割爱。弗谀弗谤,其主旨也”③。辨正史料、去伪存真的态度,昭昭可见。夏仁虎还说:“仆以为宫词虽细,亦史氏之支流也。可以存一代之典章,纪一时之风尚,明一朝之得失,见一事之是非。”④明确自居“史氏之支流”。此外,饶锷《慈禧宫词》100 首虽然亡佚,但存世自序有云:“掇披史编,谱为歌咏。参百家之途说,拟注津阳;翻七绝之宫词,效颦王建。录托梦华,略识行都之概;诗题红叶,聊抒禁掖之情。虽辞惭三都,徒供覆瓿;而事关一代,足为鉴龟。”⑤详绎其旨,亦兼重历史的“事迹”与“教训”。

11 种民国时期清宫词作品情况表

作品	清宫词	前清宫词百首	清宫词	清季宫词	金銮琐记	清宫词本事	汴京宫词	方家园杂咏纪事	清故宫诗一百首	清宫词	清宫词
作者	吴士鉴	李汝樨	魏程搏	李瀚昌	高树	黄荣康	颜缉祜	王照	周大烈	杨芃棫	夏仁虎
出版年份	1912	1913	1915	1914—1918	1925	1935	1932	1928	1930 年代	1930 年代	1941
首数	84	100	100	100	143	100	100	20	100	30	200
注文	自注	自注	门人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自注

针对高树《金銮琐记》的庚子事变书写,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说:“按上诗皆不佳,而所注今日俨成史料,故甄录之。”⑥可见,黄濬看重的是这组宫词的“史料”价值。这或也是作者有意识的定位。明乎此,“诗皆不佳”,不一定全是才力问题。假如作者主要看重史事,那么“诗”更有可能起带出或引出注文的作用,其独立性或文学价值会打折扣。本节提到的 11 种现存民国时期清宫词作品,8 种出于清遗民之手,3 种出于非清遗民之手,共同点是都有注文。10 种为自注(黄荣康《清宫词本事》另有友人补注),1 种为门人注。据魏程搏门人李珍序,他“有不知者,则就而问之(作者魏程博)”⑦,则注者与作者有过密切交流,也不同于一般的他注。衡之历代宫词,有些清宫词作品偏离绮丽传统,变得质朴无文。《长安宫词》《汴京宫词》《方家园杂咏纪事》等都颇多其例。《方家园杂咏纪事》第四首:“扬言不豫盖弥彰,和缓邻医竞荐良。更有谠言寒逆胆,恶声中外口难防。”⑧几乎谈不上任何艺术享受;相反,其自注“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将不起,令太医捏造脉案,遍示内外各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侦知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⑨云云,或是作者心中最具分量的内容。郭则沄序夏仁虎《清宫词》有云:“古云宫体,讵纤丽之足矜。世有雅流,冀琳琅之继出。”⑩“纤丽”是宫词的安身立命之本,郭则沄却并不看重,他看重的是“雅流”的介入,他们能赋予宫词更大、更严肃的意义。这种“重史轻文”的现象因作者而异,并不绝对,却未可忽视。当作者过分追求作品的史学价值、史学品格时,艺术层面就不免有所怠慢。

---

①② 夏仁虎:《自序》,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 143 页。
③ 夏仁虎:《作例》,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 143 页。
④ 夏仁虎:《自序》,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 143 页。
⑤ 饶锷:《慈禧宫词序》,《饶锷文集》,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10 年版,第 175—176 页。
⑥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35 页。
⑦ 李珍:《序》,魏程搏:《清宫词》,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22 页。
⑧⑨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139 页。
⑩ 《郭则沄序》,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 141 页。

三、“资谈助”:清宫词的娱乐功能与商业推手

就创作主旨而言,光绪末的清宫词偏重政治,民国时的清宫词偏重历史。除此之外,清宫词作品深具娱乐功能。宫词成为传承有绪的亚文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宫廷生活超出普通人的日常经验。清以前的宫词绝少有大段注文,其魅力颇系于作品的绮丽、怨悱。李珍注魏程搏《清宫词》,说历来宫词“非具弇雅之才而怀绮丽之思者,则不能为” ①,强调的主要是宫词的修辞与艺术。相比艺术价值,清宫词的故事性、趣味性同样甚至更加引人注目。1913年惟一居士编纂的选集《清宫词》凡例第1条就称:“诸人皆前清词苑名公,事既可资谈助,词亦可以传诵。”②“词亦可以传诵”与宫词的“弇雅之才”“绮丽之思”相关,而“事既可资谈助”则指清宫词展现的皇室风俗、礼制、秘史、阴谋等。这部选录了吴士鉴、佚名、陶衰、文廷式四家作品的《清宫词》,是民国以来最早的清宫词选集。它的出版,主要出于牟利,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编选者将原先吴士鉴《清宫词》卷首的樊增祥、易顺鼎题辞剥离出来,作为整部选集的题辞,且在扉页赫然打出“硕甫、樊山二先生题辞”的广告;第二,选集还附录了野史笔记《清宫秘史》。对樊、易题辞的移花接木,是借重他们的诗坛声望,突出清宫词“可以传诵”的一面;而将《清宫秘史》视为性质接近的著作附录进来,偏重的是清宫词“可资谈助”的一面。两面并举,可以确保销路。

清宫词作者大都重视作品的“谈助”功能,即故事性、趣味性。高树《金銮琐记》开篇第一首自注就说自己的宫词是“随笔追记,以资谈柄”③。日本人久保得二创作《清宫词四十首》时,深知稗史有“夸张”的毛病,但仍认为它们“不失为绝好诗料”④。范烟桥《慈禧宫词》小引云:

> 《宫闱秘史》《慈禧画照记》述西太后起居服御甚晰,撷取新奇者作宫词若干首。海上遗老读之,未知作如何观也?⑤

末句带有调侃、挑衅的语气,表明《慈禧宫词》同清季排满革命相关著述之间有一定继承性,锋芒指向慈禧宫廷生活的神秘、奢侈、腐化。但“《宫闱秘史》《慈禧画照记》述西太后起居服御甚晰,撷取新奇者作宫词”云云,交代了作者感兴趣的是宫廷起居服饰的“新奇”。鉴于1916年清室早已逊政,其猎奇意图恐怕要大于讨伐清廷的意图。范烟桥提到的《宫闱秘史》《慈禧画照记》,分别是德菱公主(1886—1944)《清季宫闱秘史》(*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卡尔女士(Katharine Carl, 1858—1938)《慈禧写照记》(*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两种回忆录均用英文写成,范烟桥《慈禧宫词》第一首“禁中玄秘自新奇,偏易流传到四夷”⑥指此而言。两书出版不久,1913年、1914年就分别有了中译本。不但鸳蝴派作家喜欢取材二书,清遗民也是如此。李瀚昌《清季宫词》就是“据德菱女士《宫闱秘史》、美国卡尔女画士《写真记》而作”“年仅二周而大略可睹”⑦。所谓“年仅二周”,指1903年至1905年间。两位作者先后被慈禧召进宫中,德菱公主充御前女官,卡尔女士为慈禧画像。她们有切实的宫廷经历,回忆录未必是“信史”,但细节都很“逼真”、细腻。

诸家清宫词作品取材甚广,《清季宫闱秘史》《慈禧写照记》而外,还有各类野史笔记,均体现了“资谈助”的倾向、功能。这里可以举若干具体的例子。久保得二《清宫词四十首》第二首云:“琼楼天半管

---

① 李珍:《序》,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22页。
② 惟一居士编:《清宫词》,上海:广益书局1913年铅印本,第1页。
③ 高树:《金銮琐记》,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104页。
④ 久保得二:《清宫词四十首》自序,《秋碧吟庐诗钞》卷一,第7b页。
⑤ 烟桥:《慈禧宫词》,《余兴》第20期,1916年。
⑥ 烟桥:《慈禧宫词》。
⑦ 李瀚昌:《清季宫词》,《南蝉楼诗集》卷七,第26a页。

弦喧,丹诏新宣太后婚。多事春官定仪注,嵩呼漫拟父皇尊。”①这是咏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自注里提到“恩诏宣天下,有朕不忍太后独处,仰体慈怀,敬谨遵行等语”②云云,将天子诏书戏剧化,纯属编造,却是作者爱引而读者爱看的。1935 年《金刚钻月刊》登载署名“柔攵”的《补清宫词》一组,分别咏“栋鄂妃与董小宛”“世祖之崩”“赐婚多尔衮”“以侄从姑”“卑不同尊”等主题,也均涉及满族皇室那些不同寻常的风俗、礼制③。黄荣康以清遗民自居,同样对此类奇谈欲罢不能,屡以入诗。比如“天家婚配法娲皇”一首自注云:“此言圣祖娶四格格为妃事。格格,满洲公主之呼。太和,宫名,明清天子行婚礼在此宫。按四格格为太宗幼女,世祖之妹,于圣祖为诸姑辈,满婚不避同姓,故清初犹袭之。见近人天嘏氏所著《满清外史》。”④这首诗咏清圣祖康熙帝娶自己的姑姑为妃,取材的却是天嘏《满清外史》。“天嘏”生平未详,此书有《满清野史》丛书本,记述清代的宫闱秘闻、朝野琐事,而加以演绎。黄荣康的心理恐怕同前面提到的久保得二差不多,明知其夸张甚至虚构,却难以抵制“绝好诗料”的诱惑。所以《清宫词本事》付刻时,黄慈博忍不住补注道:“《满清外史》多虚诬之词,似不足征信。”⑤可见,无论作者意识形态如何,就宫词文类的性质而言,野史笔记颇被偏爱,作者很难断绝猎奇心态。

吸引读者眼球的不光是奇怪的满人礼俗或惊悚的宫廷阴谋,还包括日常经验之外的设施、生活,尤其是近代以来新奇的西洋器物。比如夏仁虎《清宫词》咏及康熙、雍正间的自鸣钟及背后的财政支持:“端凝南去自鸣钟,旧制由来内库同。岁入广储银五万,随时恩赏启黄封。”自注云:“内府钱粮事例,每年向广储司领银五万两,交自鸣钟库存贮应用。雍乾宫中上谕:动用自鸣钟银两。指此也。”⑥诸多清宫词作品中,李汝榉《前清宫词》对晚清宫廷里的西式器物、日用品着墨尤多,包括电气扇、电气灯、闹钟(带八音盒)、风琴、留声机、花露水、香槟、钻石等,都咏述靡遗。咏留声机那首诗的自注说:“宫中先多市八音琴,以为玩具。自留声机出,竞饰新奇,争购赏之,而琴声渺然矣。”⑦据此,晚清宫廷里的时尚迭代,异常迅速。虽说这只限少数皇室、权贵阶层,但它显示,自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作为万国体系中的一员,不仅表现在政治、外交诸层面,也表现在生活、时尚诸层面。

清宫词“资谈助”的功能是如此明显,清宫词热潮的形成过程中,商业也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前文谈到惟一居士编纂出版晚近第一部《清宫词》选集,有其商业动机。现在可以作更多的补充。报人兼鸳蝴派作家毕倚虹撰写《光绪宫词》固然有咏史幽怀:

> 辛亥以还,淹滞海隅,身世落落,与时寡合。长日楼居,拥书自遣,恣情泛览,偶及近人野乘笔记诸书,每于故宫遗事、胜朝轶闻,辄复有所怅触。尝摘写其事之去今未远、翔实可征者,凡若干事,事各系以一诗,积久成帙,颜曰《光绪宫词》,藏之箧衍,未敢示人。⑧

但《光绪宫词》的第一次正式发表,却缘于同人杂志《夏星》创刊号的发行:

> 顷者同社诸子以《夏星》出版在即,索写近作付梓,愧无以应,爰检此册付之,未敢以言著述,特取以供补白之需而已。⑨

《夏星》1914 年 6 月在上海创刊,以休闲为导向,主要撰稿人有胡怀琛、毕倚虹、洪棣臣等。《光绪宫词》

① 久保得二:《清宫词四十首》,《秋碧吟庐诗钞》卷一,第 8b 页。
② 久保得二:《清宫词四十首》,第 8b 页。
③ 柔攵:《补清宫词》,《金钢钻月刊》第 2 卷第 4 期,1935 年。
④ 黄荣康:《清宫词本事》,第 5a 页。
⑤ 黄荣康:《清宫词本事》,第 5a 页。
⑥ 夏仁虎:《清宫词》卷下,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 160 页。
⑦ 佚名(李汝榉):《前清宫词》,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57 页。
⑧ 毕倚虹:《光绪宫词》,《夏星》第 1 卷第 2 期,1914 年。
⑨ 毕倚虹:《光绪宫词》。

8 首(含自注)登于创刊号,旨在配合杂志的导向与发行。此后,《光绪宫词》还曾登载于《小说大观》《国学丛刊》《紫罗兰》三种杂志。其中,《小说大观》英文名 *The Grand Magazine*,包天笑主编,第三集载《光绪宫词》24 首,第十二集载 15 首。《紫罗兰》是周瘦鹃主编,1926 年连载《光绪宫词》时,署“毕倚虹遗著”,计 24 首,钞自《小说大观》第三集,且删去了注文①。周瘦鹃可能不知道毕倚虹还有 15 首宫词载于《小说大观》第十二集,否则似不会放弃转载机会。

毕倚虹《光绪宫词》受杂志青睐,并非个案。诸多清宫词作品第一次公开问世,往往就是发表在杂志上。比如李汝棡《前清宫词百首》1913 年发表于《小说月报》②,范烟桥《慈禧宫词》1916 年发表于《余兴》,杨令茀《故宫词》1925 年发表于《世界小报》③,胡寄尘《满洲伪国宫词》1932 年发表于《珊瑚》④,柔欠《补清宫词》1935 年发表于《金刚钻月刊》。这五种杂志都是通俗杂志,以休闲、娱乐为导向。《小说月报》在茅盾经手前是鸳蝴派刊物。《余兴》由包天笑参与主编,《世界小报》由姚民哀主编,《珊瑚》由范烟桥、叶文彬创刊,《金钢钻月刊》由施济群主编。连同前面提到的刊载毕倚虹《光绪宫词》的《夏星》《小说大观》《紫罗兰》,八种杂志都由鸳蝴派作家主编或主笔。就创刊地而言,除《珊瑚》位于苏州,其余七种都在上海。它说明清宫词作品与鸳蝴派作家主导的休闲杂志、通俗文学,在趣味上极为合拍。

不仅杂志意识到清宫词的读者市场很可观,营利性的选集、合集或丛书也乐于从中分一杯羹。何仲琴编辑的《艳语》1915 年由上海广益书局铅印行世,此后多次重印。此书收录了 20 多种香艳的文言笔记、纪事诗等,其中就包括毕倚虹《光绪宫词》8 首,署“毕一拂”⑤。比对可知,这 8 首钞自 1914 年的《夏星》杂志,二者相距仅一年。1932 年成都美学林合刊了咏述庚子事变后慈禧、光绪行宫生活的《长安宫词》《汴京宫词》。那些大型清代野史丛书尤其值得注意,比如 1915 年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五辑十二卷,“采录有清一代的各家笔记达百五十余种,文字近二百万言”“注重搜奇猎艳”⑥。其商业取向,显而易见。第一辑《清宫遗闻》收录了胡延《长安宫词》、李汝棡《前清宫词》(采编时未署名)、吴士鉴《清宫词》三种清宫词;其中,李汝棡、吴士鉴的清宫词都是刚出版不久。《清朝野史大观》商业上大获成功,次年就再版。作为最负盛名的清宫词作品,吴士鉴《清宫词》还被雷瑨编《清人说荟》、佚名编《满清野史三编》等丛书所收录。

清宫词与清代野史的“共生关系”还不止于此。相当多的清宫词作品直接取材于风行一时的野史笔记,比如黄荣康《清宫词本事》常引用天嘏《满清外史》、宋玉卿《戊壬录》,毕倚虹《光绪宫词》常引用王无生《述庵秘录》、黄远生《清室轶闻》、天徒《吁斋童语》。他们一位是清遗民,一位是南社社员,但猎奇心态并无多少不同。取材的这五种笔记,《满清外史》曾被收入《满清野史》丛书,前已述及。其余的,《戊壬录》被收入汉史氏编《满清野史》、陆保璿编《满清稗史》等丛书,《述庵秘录》《清室轶闻》被收入胡寄尘编《清季野史》丛书,《吁斋童语》被选入无名氏编《清季轶闻 · 胜国纪闻 · 吁斋童语》合刊本。结合前述胡延、李汝棡、吴士鉴的清宫词作品都曾被收入到同类的满清野史丛书里,可见无论在出版商眼中,还是在创作者的取材、写作实践中,清宫词与野史笔记都堪称“同道”,二者互相映衬、互相促进。

要而言之,对面向市场的出版物而言,清宫词是亟须网罗的一种作品类型。对汉族人而言,清王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宫廷世界的婚嫁、信仰、礼俗等有不少新鲜或新奇的地方。清王朝还是最近、最末的一个王朝政权,无论是宫廷里的政治阴谋还是日常生活都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因此,“资谈助”的清

---

① 毕倚虹:《光绪宫词》,《紫罗兰》第 1 卷第 19、20、22 期,1926 年。

② 李汝棡:《前清宫词》,《小说月报》第 4 卷第 1 至 4 期,1913 年。

③ 参见陈添:《近代女作家杨令茀研究》,江南大学 2023 年硕士论文,第 57 页。

④ 胡寄尘:《满洲伪国宫词》,《珊瑚》第 1 卷第 4 期,1932 年。严格来说,《满洲伪国宫词》不能算清宫词,不过溥仪本人即是早先的宣统帝,故本文一并列入。

⑤ 参见何仲琴编:《艳语》,上海广益书局 1915 年铅印本。

⑥ 《出版说明》,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卷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宫词作品既满足读者的窥探欲、好奇心,又满足读者的正义感与挞伐心理,具有畅销书潜质。相关的杂志、选集、丛书觑准这个商机之后,进一步促进了清宫词的创作、发表、出版、传播或接受。由此,清宫词同清季民国大量的笔记、回忆录一样,汇聚到了清代野史热浪潮中。它反映了都市娱乐文化、市民趣味之一斑。

四、作为现代文学景观的清宫词

上文讨论显示,与历代宫词相比,清代宫词创作里的“本朝”在很长时间内是缺席的,转折点出现在光绪末。胡延、文廷式、陶衮三家宫词不但将笔墨转向“本朝”,更转向“当代”(光绪朝),是非常时期的政治书写。这与庚子事变后清廷权威弱化、文网松弛密切相关。进入民国,社会更出现了清宫词创作热潮。这些清宫词作品有明显的史学倾向,兼重历史的事迹捃拾与道德教训。相关作品普遍有自注,取材于野史笔记、回忆录以逮《清实录》、“清三通”、清宫大内档案等文献。有些作者对诗歌注文的重视程度超过了诗歌正文,以至艺术价值有限。当然,所谓史学倾向或史学品格是作者的主观期许或自我标榜,清宫词呈现的毕竟是有别于普通人的“奇异”世界,这类作品与生俱来的“好奇”“猎奇”倾向并不会消泯,作者也不一定会对史料作严格、认真的考辨。可以说,在清宫词作品中,“词亦可以传诵”仅构成娱乐功能的一小部分,“事既可资谈助”的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那些面向市场的出版物——比如通俗杂志、选集、丛书(尤其是清代野史丛书),因此而积极介入,促进了清宫词的创作或传播。

清宫词作品融合政治、历史、娱乐或商业等多种元素,它们交相错综,构成了一种璀璨陆离的文学景观。龙榆生笺注朱祖谋词的本事时,张尔田曾致书规劝:“笺注本事,勿以现代之见,抹杀其遗老身分,斯得之矣。”①这是说,虽然“遗老”的价值观不受现代人欢迎,但笺注者不宜因此刻意隐瞒诗人的遗老身份及其倾向。换言之,认识遗老及其文学,要与“现代之见”保持距离。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完全放弃“现代之见”又是不明智的。“现代之见”并不总意味着偏见,也包含洞见,这种洞见伏藏在“现代”的祛魅理路里。传统士人无疑有娱乐心态,甚至有种种恶趣味,但在特定议题中它们往往被严正的儒家意识形态话语所包裹或笼罩。对此,我们仍借张尔田之眼进行观察。张尔田受聘清史馆撰修《后妃传》,搜寻各类宫闱史料时,注意到“近来坊肆所出污蔑宫闱之书日不知凡几”②“海上一隅所出诬蔑故国之书,日数百种”③,更令他惊异的是,“若近时记载,除党仇骂讥不论外,即一二老辈依托旧闻,亦多阉然媚世,工为影会之谈,不可信者殆居八九”④。不仅早先的革命党人出于政治、革命的目的出版“污蔑宫闱之书”,很多逊清老辈同样喜欢“影附野闻,增成故实,冀炫庸众”⑤。比如,慈禧毒杀慈安的故事流行于清末民初,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亦加记载,但在张尔田看来,“二十年来,排满思想深入人心,其于清代非痛诋之则不快。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即作于其时,断不可信”⑥。然而,不但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助其流播,魏程搏、周大烈、夏仁虎等人的宫词作品等也迭加咏述。这使以史家自居的张尔田,感到出版《清列朝后妃传稿》的迫切性,“可以闲邪辟异,藉报国恩于万一”⑦。

借助对清宫秘史的想象与演绎,理论上处于对立位置的革命派/鸳蝴派作家与逊清老辈,无形间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打造了现代都市里的狂欢盛宴。报刊媒介的加入,野史丛书的发行,使都市里更多个体获得阅读、谈论、演绎清宫秘闻的机会。它接近王德威多年来反复阐说的来自巴赫金笔下的“嘉年

① 梁颖等整理:《张尔田书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02 页。
② 梁颖等整理:《张尔田书札》,第 78 页。
③ 梁颖等整理:《张尔田书札》,第 223 页。
④ 梁颖等整理:《张尔田书札》,第 40 页。
⑤ 梁颖等整理:《张尔田书札》,第 271 页。
⑥ 梁颖等整理:《张尔田书札》,第 40 页。
⑦ 梁颖等整理:《张尔田书札》,第 78 页。

华”庆典,充满幻想、喧闹乃至粗鄙,“秩序解体,神魔共舞”,可以“击溃任何道貌岸然的说教”①。例如范烟桥《慈禧宫词》有云:“白石煌煌翰苑诗,七王爷有嗜痂奇。德菱女士烦翻绎,道是醇亲葬狗碑。”②这个故事采自《清季宫闱秘史》,但“道是醇亲葬狗碑”七字的戏谑、讽刺效果远胜原书,不烦说教,已置清室权贵于可鄙可憎之列。再如颜缉祜《汴京宫词》有云:“绮窗云锦费装潢,忙煞当年粉署郎。不是駿驤闳藉辈,风来微带面脂香。”自注:“河南知府曾参康、梁,自命直臣,傲上陵下,睥睨同寅。带匠入宫,略施脂粉,冀掩烟容,传为笑柄。”③此诗的正文、注文相得益彰,完全可以编进《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里。无论是旨在“革命”或讥刺、挞伐清室,还是旨在总结清代兴亡的历史教训,不少清宫词都注入了浓厚的“影附野闻”的趣味,难逃商业的网罗与诱导。用张尔田的话来说:“谈清史者,专喜揭人内幕。实则此等内幕,何代蔑有,又岂独清？何家蔑有,又岂独帝王？……至若太后下嫁,本苍水之野言。天子出家,乃梅邨之妄听……(史家须具世界眼光,事求其实,岂可资为谈笑。今人乃偏于此等处津津乐道,谓之用心不公,孰曰非宜)。”④宫词或野史笔记的这类趣味,并非张尔田的批判所能阻止。

这并不是说,严肃的用意因此也可以完全抹杀,而是说,将清宫词作品置放在都市休闲读物的娱乐氛围中,才能更好地把握全貌。高树《金銮琐记》有一首诗云:“党派纷争说外洋,枢臣展阅甚惊惶。妖言风起人心乱,谁识刘歆是滥觞。”自注:“某公代奏随员刘姓一条陈,说外洋有政党、民党、革命党、上下议院、自由、平等、宪法诸名目,中国皆无之,何以能强。瞿相见奏底,惊悸无人色,携归。次日交与我,我阅之,叹曰:中国从此多事,此其滥觞也。”⑤不管高树是否受到“后见之明”的影响,而夸大甚至虚构了自己对未来的预言,“中国从此多事,此其滥觞也”云云,表明他创作宫词确实采取了较为认真的态度,以期揭示、验证历史的走向与教训。但正像我们刚才已经注意到的,这种严肃用意不应被神化或圣化。因为在另一首诗中,高树呈现了一个戏剧化的场景:“黑水分藩忽建牙,舆夫煊赫众咨嗟。早朝卧傍明光殿,谁识当年王夜叉。”自注:“闻巡抚黑龙江为某公,余曰:此人何由起耶？有梦琴曰:往日领武弁引见,有黑面虬须,卧勤政殿门外者,即其人也。曾为太后车夫,奉奔热河,遂得宠眷至今。”⑥高树是光绪十五年进士,曾任军机章京、御史等职,《金銮琐记》又是作于晚年(1925 年),作者自称“追思服官戎部,珥笔枢垣,梦醒邯郸,沧桑屡变。爰即旧所见闻,千百中掇拾一二”⑦。以高树的履历及旨趣而言,其“旧所见闻”当属可信。然而黑龙江建立行省甚晚,始于 1907 年,段芝贵任第一位巡抚。从“黑水分藩忽建牙”一句看,“早朝卧傍明光殿,谁识当年王夜叉”就是指段芝贵。段芝贵在民国时名声极差,曾拥护袁世凯称帝,但“曾为太后车夫”是子虚乌有的事。高树言之凿凿,或许受了民国时各类野史笔记的影响。高树将其编织进自己的记忆里,肯定有取于以“太后车夫”而晋升巡抚这一事件所具有的戏剧性。此等处皆难免前引张尔田所谓“阉然媚世,工为影会之谈”“影附野闻,增成故实,冀炫庸众”之讥。引人深思的是,高树并非革命党,而是一个清遗民。他痴迷此类叙事,看上去仅仅是力图呈现清王朝的兴亡盛衰之由,但拆开这种话语包装,高树自觉不自觉间正在迎合当时的市民趣味。

从精神气质到美学品格,同历代宫词相比,清宫词都略有变异。这不否认清宫词与历代宫词一脉相承,但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够宁静、典雅或节制,也是事实。大量“耳闻目见”或采摭自野史笔记的叙事性注文,从宫闱之内溢出宫闱之外,从帝后延伸到臣僚,所述奢靡、凄迷、谲诈、忌刻、丑陋、粗鄙、癫狂、荒诞

---

① 王德威:《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以钱锺书、奥尔巴赫、巴赫金为对照的阐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第 29—41 页。

② 烟桥:《慈禧宫词》,《余兴》第 20 期,1916 年。

③ 颜缉祜:《汴京宫词》,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89 页。

④ 梁颖等整理:《张尔田书札》,第 40 页。

⑤ 高树:《金銮琐记》,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106 页。

⑥ 高树:《金銮琐记》,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104 页。

⑦ 高树:《金銮琐记》,石继昌点校:《清宫词》,第 131 页。

之事,尤其显得“闹哄哄”,反而与清季民国的谴责小说、黑幕小说乃至通俗文学、满清野史类出版物更合拍。审其始末,亦略有流变可循。清宫词兴起于光绪末,文廷式、陶衰的作品展现了非常时期的政治书写,有不少隐晦讥刺,但基于“人臣”身份,仍落在古典文学的讽喻传统内;就美学品格而言,文廷式《拟古宫词》尤为绮丽、含蓄、典雅,可以同古人争胜于毫厘之间。其时革命派大量撰著的满清野史笔记,即便失实甚至虚构,也有实在的政治目的,即助力排满革命的发生与成功。然而,清室逊政后,这类著述的热潮不但没有销歇,反而更加滂湃。以鸳蝴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群体、清遗民群体都加入到此一浪潮之中。他们的创作心态与创作目的,分明与清末作者(或清末时)有异。

在解释“现代性”之缘起、表现或内蕴时,王德威的“嘉年华”闹剧说主要建立于他对近代小说的观察、研究。小说是通俗文学的大宗,天然带着“市井”气息。但宫词不同,它是由“雅”入“俗”。不少作者对“谈助”的重视超过了修辞与艺术,相当程度上迎合了市民趣味,甚至强化了以大众为中心的叙事视角——比如虽然仍或展现宫廷生活的神秘、新奇,但丑陋、粗鄙、荒诞诸相的凸显,使它与市井的社会人情并无二致,这正是一种“祛魅”。因此,它甚至比小说更能反映出现代性是如何无远弗届、“润物无声”的。尽管清宫词作者仍会援引适合的理论或话语资源,但时移世易,不断被演绎的清宫故事已很难说是出于严肃的革命目的或史学追求,而是愈来愈兼具狂欢、娱乐气质,应和着都市生活的律动。它们包含感官的愉悦、刺激,连同大量的满清野史笔记,可以被视为 20 世纪末荧屏清宫戏的先导。政治、历史、娱乐或商业因素的交融及清宫世界的光怪陆离,展现了旧秩序解体之际一种典型的文学景观,有助于我们去想象近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与混沌全貌。

Politics, History and Entertainment: “Qing Palace Poems” as a Modern Literary Landscape

Pan Jingru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Boxer Uprising (庚子事变), three palace poems entitled *Chang'an Palace Poem* (《长安宫词》), *Ancient-Style Palace Poem* (《拟古宫词》) and *Guangxu Palace Poem* (《光绪宫词》) respectively composed by Hu Yan (胡延), Wen Tingshi (文廷式) and Tao Shuai (陶衰) came out. These works wrote about the anecdotes of the imperial court in the late-Qing Dynasty, presenting political narratives of that extraordinary period. Thus, over more than 200 year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subject matter of palace poem writing shifted from past dynasties to the current dynasty, even to the contemporary era. After the abdication of the Qing imperial family, poets and writers from groups such as Qing loyalists,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School (鸳蝴派) all took up their pens, creating a boom in the composition of Qing palace poems. Due to the changes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these related works, on one hand, showed obvious historiographical tendencies and inten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enhanced their entertaining functions. They merged into the wave of the popular interest in Qing unofficial history and were highly favored by publishers, magazines and readers.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historical, entertaining, and commercial factors, along with the bizarre and fantastic nature of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formed a unique modern literary landscape during the collapse of the old order.

Key words: Qing palace poem; unofficial history; publishing industry; popularization; modernity

(责任编辑 管 琴)